

电影是造梦的光，留下时代和心灵的投影

展映新片带观众进入没有藩篱的“第四空间”，感知另一种生命的体验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有人觉得，电影可以延长生命。每扎进一部好片，就好像步入了另一种生命的感知通道。展映片单里透出开阔视野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此时此刻就如同第四空间里没有藩篱的电影国度——灯光暗下，穿过大银幕，让我们云游四方，感受可重启的另一种人生。

每年初夏的时候，全国影迷都在羡慕上海的观众。500多部中外佳片、1500场展映，电影院里热气升腾。

除了早在影史留名的经典作品，按惯例，密密匝匝的排片表里，从各大颁奖季一路裹挟声名而来的作品也是热门选项。比如挂在奥斯卡名义之下的那些：新科最佳影片《月光男孩》、丹泽尔·华盛顿自导自演的《藩篱》、梅丽尔·斯特里普的影后提名新作《跑调天后》；又或者被欧洲影评人念叨成“熟人”的若干部：《我是布莱克》《无名女孩》《明亮的夜》《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还有向来以新新滚烫的姿态来到上海的日本影片，《忍之国》《帝一之国》《昼行闪耀的流星》《春与夏推理事件簿》《不干了，我开除了黑心公司》等等，都因“国际首映”“亚洲首映”“中国首映”的标签而跻身“秒杀”清单。

可若我们打破这种维度的分门别类，“不问出处”地寻觅知己，那就是另一般景象——风景与窗，姑娘和美食，人类的爱和记忆，会一次次变成细密的尘埃，飘浮在放映机投射出的那道光束里，弥漫你的眼。

不妨这样，仅仅凭生而为人情感本能来判断，“捉对”看待许多人口中的“爆款”。《月光男孩》和《人生密密缝》虽发生在文化背景迥异的国度，但两片的主角也许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从性别

开始，不断自我探幽并外向地寻求爱的认同。《藩篱》和《隐藏人物》仅看片名就能洞悉它们的描述对象：在美国，那些被树起藩篱，人为“隐身”的非洲裔群体。比利时的达内兄弟和法国导演弗拉索瓦·欧容在2016年分别交出了新作，而且略有异曲同工之法，都是借“解密”的扣，来解社会的结。达内兄弟的《无名女孩》是一名被女医生拒之门外后惨遭杀害的难民，此后，女医生为难民群体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对逝去生命的代偿。而欧容的《弗兰兹》（又名《爱的替身》），也由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解密开始，但最终导向的是赎罪与爱情相互缠绕的母题。贾木许把诗人的生活塞进了一周七天恰好七章的平淡流水账里，石井裕也则是把畅销诗集集做了影像转化。描述诗人，与诗人所描述的，哪部才能予人“诗与远方”，也许只有等坐进电影院了，才能品出差别。康察洛夫斯基和沙赫纳扎罗夫去年的作品都用了美丽的片名来讽刺战争的残酷，也各有一个美丽女人用爱情为硝烟陪葬。《战争天堂》里，曾经的贵族女子落入集中营，就在地渐渐麻木于行尸走肉的生活时，曾一同在托斯卡纳度过美丽假期的那个男人出现了，只是，他竟是负责这间集中营的德国军官。《安娜·卡列尼娜与她的情人》也从故人重逢开始讲起，军医院的负责人得知，新收的伤员沃伦斯基曾和自己的母亲有



段情。两部影片，前者是扭曲的情爱、扭曲的人性，是一出把美好事物撕碎了给人看的悲剧；后者的爱情美丽而克制，走的是情义暖暖你我心知的温情路线。

至于《家族之苦2》《临渊而立》《生在幼子》《比海更深》《生存家族》以及《明亮的夜》《胡丽叶塔》，无论是否日本影片，都把叙事范围划定在了家庭内部。

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代际之间，人们与自己亲人间亲与疏离，走遍天涯都是似曾相识的。若当真在电影里看到自己心里的投影，那么，何不将不为人知的心事落下，听自然寒暄，与你说话？

一部优秀的电影，能带给人长久甚至持续一生的记忆。难怪2015年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安德烈·萨金塞夫会把电影的造梦属性看得这般重要，他说：“电

影除了是现实的渐近线，它也是造梦的，是柏拉图洞穴里的光。”

有人觉得，电影可以延长生命。每扎进一部好片，就好像步入了另一种生命的感知通道。展映片单里透出开阔视野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此时此刻就如同第四空间里没有藩篱的电影国度——灯光暗下，穿过大银幕，让我们云游四方，感受可重启的另一种人生。

有限的生命里，可以看到无限种人生的可能；不完整的生活里，可以到电影中寻找解析与妥协。这大概是电影让人着迷的真谛吧。

题图为改编自简·奥斯汀一部书信体小说的电影《爱情与友谊》。影片讲述了一个爱慕虚荣的上层社会寡妇为她自己和女儿寻找如意郎君的故事。

上海国际电影节热门展映新片

《比海更深》（日本）： 余生，还请努力过吧

男主角依然叫“良多”，是枝裕和喜爱用同样的名字刻画不同的人生。《步履不停》里，良多是名绘画修复师，沉默寡言；《如父如子》的良多，是个事业有成的人生赢家；《比海更深》的良多，过着最不起眼甚至颓丧的生活。他曾有文学梦，也得过奖，但始终沉浸在过往岁月不愿前行，更染上了买彩票投机的习气。迫于生计，他干起了不体面的私家侦探。良多的妻子为了优渥的生活，选择带着儿子改嫁。在一个不便出行的台风天，良多、老母亲、前妻、儿子，在同一个屋檐下，试探似地真诚面对了彼此。但也仅此而已。天亮后，各自回到生活轨道，一切如故。

点评：导演并不想特意批判这样的人物。相反，他试图通过始终困在窘境的良多，去掀开不少人的生命底牌——我们总是很难变成自己所满意的人，甚至，还背对着旧时的理想。但这，不才是疲惫人生的真相嘛。我们始终朝着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前行着，有快有慢，有一帆风顺，就必然有步履维艰。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像良多的老母亲总在不经意间吐露人生真相，叫人笑着笑着就流下泪来，“出去交交朋友？不过是多参加几场葬礼而已。”也是老母亲，在听了邓丽君的日文歌后感慨：“我啊，都这把岁数了，却从来也不会爱一个人比海更深。但是呢，对一般人来说，还是因为没有才能活下去啊，即使这样，每天也得开开心心的啊。”余生啊，也许依旧如此。但请努力过吧。

《帕特森》（美国/法国/德国）： 空白页才意味最大的诗意

一个叫帕特森的“巴士诗人”，生活在一座叫帕特森的小城。那里曾生活过一位诗人并写过一首名为《帕特森》的诗。但影片的核心故事绝对不如这一串巧合那么富有戏剧性。相反，在影片讲述的这个周一直到下个周一，帕特森的生活都是前一天的复刻。他唯一的热情或曰“秘密”，是在开工前写下零散诗句，或午休时间在笔记本上继续他未竟的梦。

点评：在周而复始的生活里安插微妙的反差，就像在彩色的镜头底下拍摄一部黑白片，这是导演贾木许的拿手好戏。于是，没有电视的酒吧，没有手机的司机，对波点“谜之执着”的女主人，失去了诗作的诗人，这些流水账里出格的文字，反倒比帕特森那蹩脚的诗，灵光太多。故事在周六夜晚迎来高潮。那条很贵又很调皮的斗牛犬，把帕特森日夜积攒的手稿咬了个稀烂。男人生活中唯一的创造力，好像就要随之被摧毁了。此时，他遇见了一个游客，两人聊诗歌，临别时对方送他一本空白笔记本，并告知“有时空白意味着最大的诗意”。

《各有少年时》（美国）： 致美好而短暂的时光

理查德·林克莱特仿佛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流逝的是时间，而不是我们，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生活在世间的动物。《少年时代》里的12年，《年少轻狂》的高中生活，《各有少年时》的大学晨光，直到“爱在”三部曲里成人世界的喋喋不休。至此，一道隐约的生命弧连续起来。最新这部《各有少年时》，借演员、借场景、借某个意象，把导演几十年来跟踪一个人成长的轨迹给串联起来。

点评：如果说导演用12年证明成长的漫长，那么新片就是他目眩神迷的三天半，讲述“凡美好的总是易逝的”。故事从大学开学前讲起，男主角杰克到棒球队的宿舍报到，之后三天半，他收获了友谊和爱情。一切看起来像光华亮丽的序章，也是口角流涎的试吃，即将开启的四年大学时光会如这三天半一样，美妙无双。

虽然，影片结束时美好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但林克莱特把故事的落幅安置在开学一课，完美呼应着电影海报上那句话：致美好而短暂的时光。



▲ 影片《弗兰兹》以一战后的法国为背景。一位德国女人因未婚夫的惨死而悲痛欲绝，就在这时，一位神秘的法国男子悄然出现，默默为其未婚夫墓碑致哀、献花。两人也就此揭开一段匪夷所思的往事。



▲ 影片《帕特森》中的主人公帕特森居住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这个和故乡有着相同名字的男人是一名巴士司机，和女友劳拉以及一只牛头犬一起过着平淡的生活，每天开着巴士重复着相同的路线和波澜不惊的人生。



▲ 影片《各有少年时》将背景设置在1980年代，讲述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杰克和他的棒球队友们在一个周末里所经历的故事，追忆美好而短暂的时光。

《毕业会考》（罗马尼亚）： 黑暗的那头是黎明

这是本届主席影展单元的影片，克里斯蒂安·蒙吉在他获得金棕榈大奖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之后，带来《毕业会考》。正如前作片名指代少女非法堕胎时孕期已有四月三周两天，《毕业会考》也是片中重要的时间界限。因为女儿在会考前夕突遭袭击而致使考试发挥欠佳，她那把所有希望都灌注在孩子身上的父亲，开始堕入深渊。

点评：《毕业会考》聚焦的是一个家庭在考试前后的几天。表面上富足美满的中产家庭，内部实际已千疮百孔了。夫妻俩同床异梦，只待女儿会考过后顺利出国深造，两人便可如约分居。但重要关头，女儿的受袭让这个家庭的粉饰外衣一件件脱落。先崩塌的是父亲的价值观。在女儿遭受不幸时，他用自己曾经最不屑的方式来求取目标。他爱把“诚实”挂在嘴边，却为了让孩子获得理想成绩，而亲手毁掉自己的教育原则，教唆女儿可以作弊。在找寻凶手的过程中，他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赌上名誉和道德感。剧情越往后发展，观众就越会发现片中的许多成人其实都戴着面具生活，都不敢诚实地面对自己。比如，学校的校长、警署的办事员，甚至还有父亲本人。原来，这个男人和家庭之外另有情人，而一切的起因也与一场约会有关。

2016年，蒙吉带着这部影片去往戛纳时，他说：“电影的内容是关于妥协与原则，决定与选择，个人主义与团结精神。归根结底，是一场成人面向自己内心的拷问：为何总要把你的不安传递给你的下一代？”

《弗兰兹》（法国/德国）： 放大战争残酷的，是爱

1932年，刘别谦导演的《我杀的那位》上映，讲述一战中，一名法国士兵杀死德国士兵后，于战后来往德国，祈求那家人的原谅，不料爱上了德国士兵的未婚妻。84年后，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翻拍了这部电影，但叙事视角从法国士兵转向了德国士兵的未婚妻。

片子的诉求是反战的。男主人公弗兰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得明确：“我们发现堆积如山的尸体：法国人、德国人……在学校里，法国的孩子学德语，德国的孩子学法语，当他们长大后，就开始互相毁灭。”

点评：从女性立场出发，欧容不讲战斗、和解或宽恕，只密密渲染爱情的凄美。他用极致的视听体验来制造情绪。视觉上，影片分黑白与彩色两种背景，惊悚或噩梦都是彩色的，而现实生活在黑白的。听觉上，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魏尔伦的诗《秋歌》，这些文艺的分子穿行在德国人聚会时的歌声或者法国人高歌的《马赛曲》背景下，总叫浪漫戛然而止。

这便是欧容的用意：爱是阻止不了战争的，有些时候，放大战争残酷的，更是爱。

《雄狮》（澳大利亚）： 迷失的孩子，回家的路

影片根据畅销书《漫漫寻家路》改编，故事源于作者萨罗·布莱尔利的一段真实经历。五岁时萨罗在印度的火车上不小心与家人走散。在加尔各答的街头流浪几个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孤儿院，并被一对澳大利亚夫妇收养。25年后，萨罗凭借隐约的记忆，寻找过去的家，只为重投母亲怀抱。

该片的男主角由戴夫·帕特尔担当，他还主演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片中饰演养母的是妮可·基德曼。虽然里里外外透着商业片的路数，但这部温情片却以深刻的社会意义赢得了奖项的瞩目。从2016年底算起，它已在全球赢得68次奖项提名，31次获奖，其中包括四项金球奖提名、六项奥斯卡提名。

点评：同样也是走失儿童的故事，同样也是偏克制的表达。《雄狮》会让人想起中国的影片《亲爱的》。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视角的选择。《亲爱的》从成人出发，着力点是亲生父母寻子和所谓“养母”的矛盾上。而《雄狮》选择从孩子的眼睛体验一切，从小萨罗的一路历险中，牵出社会现状、规则漏洞等更深层次的议题。